

C:你读的是摄影，也参加了很多摄影展，你认为自己是一位“摄影师”吗？

Y:我一直对摄影这一媒介情有独钟，也总是在思考和摄影有关的问题，但在过去几年里，我的创作开始不局限于摄影作为唯一媒介，而我作为一个“摄影师”拍摄的照片，通常只占作品材料中的一部分比重。比如，项目《视线交错之处》（上篇）以小说与摄影作为主体，我意图通过与几位摄影师有关的叙事，来呈现对摄影史、移民、城市等话题的思考。而《在克拉科夫的十日》则是由书本的形式呈现，其中包含摄影、文字与其他类型的图像素材。

C:你喜欢收集和 research 旧照片，这次的作品《几近抵达、几近具体》也是基于一本你偶然购得的旧相册，你觉得原创图像和转介的二手图像之间，还存在等级关系吗？

Y:在我的作品中，二者都是重要的材料，不存在等级上的差异。然而，它们的属性截然不同，在作品中起到的功能也不同。通常而言，两类图像在作品中都被视为素材，而我的创作更多是在这些素材之间寻找关联，并将之串联为一个整体。

C:近期不少年轻艺术家又重新投入到自出版物和艺术家书上了，作为在网络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，你跟印刷品和书籍的关系是什么呢？

Y:我在初中时迷上文学与摇滚乐，但由于曾就读寄宿学校，只有在周末才能上网，因此与书籍和 MP3 有着格外亲密的关系。几年前，我开始尝试将书视为作品的载体。我一直觉得作品是需要被反复观看的，而相较于其他艺术媒介，书是一种民主化的介质，它可以被更多人拥有并反复观看，且易于传播。

C:你的不少作品来自于旅行和在不同地方的艺术家驻地，在你尝试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或者某个事件特定的时候，网络研究和其它实地（比如说去图书馆、档案库）、实物采访观察的各占多少比例？两种研究和收集资讯的方式对你而言，有什么不同？

Y:根据不同项目的差异，二者的比例会有所不同。不过，由于我的作品经常涉及对历史素材的挪用，因此互联网通常只被作为初步调研的平台，而实地观察、拍摄、采访、资料采集等则占据更大比重。当然，二种方式之间经常出现交织，比如，我可能会在与当地人的对话中获知某个特定的叙事，之后又通过网络了解到更多信息……不过，无论是通过网络还是在实地获得的材料，在我看来它们都仅仅是创作的第一阶段，而当我回到工作台上面对这些材料并开始进行删减与梳理工作时，才是创作的核心阶段。

C:文学与艺术的关系在 80 年代的中国一度非常密切，保罗·奥斯特和罗贝托·波拉尼奥在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圈里同样圈粉不少，你在他们的小说里找到的是什么？

Y:在我眼中，奥斯特和波拉尼奥都属于会通过写作“带着读者去散步”的小说家。而在散步或旅途中发生的意外与巧合，经常会将故事的情节引向不可预知的方向。与此同时，二位作家都非常看重命运中的偶然与随机性。这对我而言起到了很大的影响。